

清 李绿园著 栾星校注

歧路燈

中

中州书画社

大 學 學 報

文

學

報

·

第 一 卷 第 一 期

## 第三一回

### 茅戏主藉端强口 荆县尊按罪施刑

话说荆县尊为人，存心慈祥，办事明敏，真正是一个民之父母。尝对幕友说：“我做这个冲繁疲难之缺<sup>①</sup>，也毫无善处，只是爱惜民命，扶持人伦。一切官司也未必能听断的如法，但只要紧办速结，一者怕奸人调唆，变了初词；二者怕黠役需索，骗了愚氓；三者怕穷民守候，误了农务。”所以荆公堂上的官司，早到早问，晚到晚审，百姓喜的极了，称道说“荆八坐老爷”——是说有了官司，到了就问，问了就退，再到再问，一天足坐七八回大堂。所以称道是个“荆八坐”。

此是闲话，搁过。单讲此日从朱仙镇相验回来，进了内署。把尸场口供，与幕友沈药亭计议了，便到签押房<sup>②</sup>，批判了上申、下行的文详、告示，吃了点心，饮了一杯茶，一声传点，一个父母斯民的县尊，早坐到大堂暖阁里边。堂规肃静，胥役森慄。先叫了一起告拐带的男女，责打发放明白。又叫了一起田产官司，当堂找补算明，各投遵依<sup>③</sup>去讫。一声便叫萧墙街管街保

---

① 缺，指地方官员空额。旧日任命新官员，习惯上叫做补或补缺。“冲”指地方冲要，“繁”指事务繁重，“疲”指民情疲顽，“难”指民风强悍难治。四字俱全的是最要缺。

② 签押房，官署主管批阅公文的地方。

③ 遵依，一种甘结保状，犹如后日的保证书。

### 第三一回

正王江。

这一千人，早晨便在衙门前酒饭馆内，被谭绍闻请了一个唵鼓腹。见了荆公进署，齐来在萧曹祠前门楼下恭候呼唤。听堂上叫了一声王江，王少湖忙跑上堂去，跪下道：“萧墙街管街保正王江叩头。”荆公问道：“你昨日拦轿回禀，说河北来了一个戏主，带领戏子行凶打人，这人什么名子？戏子什么名子？因为何事，打的何人呢？”王少湖道：“这供戏的名叫茅拔茹，戏子姓臧。是他旧年引了一班戏到省城，同着瘟神庙邪街夏鼎，把戏箱寄在本街谭绍闻家。他如今来领他的戏箱，这箱子锁叫扭了。茅拔茹说偷了他的戏衣。谭绍闻说彼时同的有这夏鼎。夏鼎到了，说他旧年借了谭绍闻银子一百四十九两，还有戏子吃的粮饭钱没算哩。这茅拔茹与这姓臧的，就把这夏鼎打起来。小的劝不住，适逢老爷驾上西关，小的是管街保正，喊禀是实。”荆县尊道：“下去。着茅拔茹与那姓臧的来。”

堂上喊了一声，这姚皂役牵着，茅拔茹一步一个“青天老爷做主”叫上堂来。跪下，口中还不住哼道：“冤屈！冤屈！青天老爷做主。小的是外来的人呀！”荆县尊笑道：“外来人就该打人么？你就说你的冤屈。”茅拔茹往上爬了一步，说道：“小的叫做茅拔茹，是河北人。亲戚家有一班戏，央小的领来老爷天境挣饭吃。家中有了紧事，小的要回去，经瘟神庙邪街有个夏鼎说合，连戏带箱托与了萧墙街谭绍闻照看。后来戏子回去，把箱就寄在谭家。隔了两个年头，小的亲戚要他的戏箱，着小的来搬。不料谭绍闻心怀不良，把锁扭开，戏衣尽行盗去。小的与他论理，他与夏鼎通同一气，反说小的借他一百多银子，要囿小的。保正是他一道街人家，硬说小的打了人，喊禀了老爷。老爷是清如水，明如镜，万人念佛的。老爷试想，偷了人家东西，还说人家欠他银子。再没了出外人过的日子！这是戏箱失单，望青天老

爷，与小的做主。”说罢如捣蒜般叩起头来。荆堂尊叫接过失单，看了一遍，微笑一笑。问道：“那边跪的人呢？”那唱净的道：“小的姓臧，在他班里收拾箱，学打旗，出门时伺候他。昨日小的并没动手，也不知他们原情。”荆堂尊又笑了一笑，向茅拔茹道：“你这失单怎么是目今字迹？这单上戏衣，可是你亲手点验，眼同过目，交与谭绍闻的么？”茅拔茹道：“不是。彼时交他戏箱，是掌班的黄三。”荆县尊道：“你不曾亲交，如何件数这样清白？”茅拔茹道：“小的有原单，照着少了这些。”荆县尊道：“拿来原单来验。”茅拔茹慌了，说道：“丢在下处。”荆县尊随即叫过一名快手，押着茅拔茹下处去取原单。一面又叫四名皂隶、四名壮丁，跟着一个刑房，去萧墙街抬戏箱，当堂验锁。

各押的去，又叫谭绍闻上堂。谭绍闻脸上红晕乱起，心里小鹿直撞，高一步低一步上的堂来跪下。荆公仔细打量，原是一个美貌少年书生，因问道：“你为甚的叫那茅拔茹把戏箱寄到你家，还扭他的锁呢？”这谭绍闻早已混身抽搐，唇齿齐颤，竟是说出一句话来。荆县尊道：“你慢慢的说，本县是容人说话的。”谭绍闻忽的说出两三句来，说道：“童生不肖，也还是个世家，祖上在灵宝做官，父亲举过孝廉，岂有偷人家衣裳的理？老爷只问夏鼎就是。”伏在地下，再也不抬头，不张口，只是乱颤。荆公看在眼里，把事儿已明到一半。就叫夏鼎上堂。

那个谈皂役带夏逢若上堂。荆县尊上下打量，头上帽子，身上衣服，脚下鞋袜，件件都是时样小巧的，便暗点了点头，心中说：“是了。”问道：“你就是那个夏鼎么？”逢若道：“小的是夏鼎。”荆堂尊道：“茅拔茹寄放戏箱是你作合的么？”夏逢若道：“小的与谭绍闻是朋友。前年小的往谭宅去，碰上这茅家去拜这谭绍闻。第二天小的同谭绍闻回拜去——”荆县尊接道：“这

茅拔茹拜过你么？”夏逢若道：“不曾。”荆县尊道：“他不曾拜你，你如何回拜他呢？”夏逢若道：“是谭绍闻一定挎小的去。”荆县尊道：“也罢。你再往下说。”夏逢若道：“小的同谭绍闻到店回拜，他说他胞叔死了，急紧要回去，就把戏撇与谭绍闻。天冷了，他还不回来。戏娃子害冷，借了谭绍闻一百四十九两四钱八分银子，买衣服——”荆县尊接道：“如何分厘毫丝都记得这样明白，想这买衣服，是你经手？”夏鼎不敢说谎，答应道：“原是小的经手。戏子走了，两个筒，四个箱，寄在谭家。后来怎的扭锁，小的不得知道。依小的想，谭绍闻断不是偷戏衣的人。”荆县尊道：“他肯拿出一百几十两银做戏衣，他再不肯偷戏衣了，何用你说？你还该知道，他并不是敢留戏子在家的人，都是你撮弄的。”夏鼎道：“是他各人本心情愿，不与小的相干。”荆县尊道：“你撮弄他供戏，是明犯了；你还至于引诱他赌博，闹土娼，是还没犯的。”夏鼎道：“小的并不会赌博，如何能引诱别人？”荆县尊道：“你自己看你穿的那号衣服，戴的那样帽子，那一种新鞋儿，自是一个不安静的人。”夏鼎道：“小的是最安分的。”荆县尊叫皂役道：“向夏鼎身上搜的一搜。”皂役走近身旁，搜了一条汗巾儿，上绑着银挑牙、银捏子一付，一个时样绣花顺袋儿，呈上公案。荆县尊道：“叫门子，取出顺袋儿东西。”门子往外一掏，骨碌碌滚出六个色子。荆县尊叫门子递与夏鼎，因问道：“这个东西是做什么的？”夏鼎闭口无言。荆县笑道：“你还强口，你带这东西为何呢？”夏鼎道：“小的是错撞④了别人的带子。”荆县尊道：“胡说！真赃俱在，本县先问你一个暗携赌具上公堂的罪。”把签筒签掷下四根，门役喝了一声：“皂役打人！”只见四个如狼似虎的皂役，上来扯翻，便撕裤子。夏鼎慌了，喊道：“老爷看一个面上罢，小的父亲也作过官。”荆县尊道：“也罢。免你裤子，赏你

一领席，再加上一根签，替令尊管教管教。”顺手又抽出一根签来。果然不去中衣，打了二十五板。

不说谭绍闻在旁看着已魂飞天外，只说皂役、壮丁抬的箱来，快手押的茅拔茹也回来。茅拔茹走到仪门，听的打人叫喊之声，心中想道：“人人说祥符县是个好爷，比不得俺县绰号叫做‘糊涂汤’。我今番出门只怕撞见五道神<sup>⑤</sup>了。”上的堂来跪下，荆堂尊问：“你的原单呢？”茅拔茹道：“想是小的昨晚带着锁，被公差们扯捞的，把带的顺袋儿掉了。”荆堂尊笑道：“适才打的，会错搐了人家的顺袋儿。你这个奴才，就会丢掉自己顺袋儿。也罢了。把戏箱掀开，本县亲验。”皂役把戏箱揭开，只见破锣、旧鼓、驴头、马面，七乱八杂的满满四箱。荆堂尊手指着失单，屈指算道：“你这失单共三十九件。别的软衣服不说，只这八身铠，在箱子里那一处放的下？瞎了你的眼睛，自己看看，满满的四箱，没个空罅缝儿，你就虚捏失单，骗赖别人么？”茅拔茹情急，大叫道：“小的若是赖他，情愿写上黄牒，老爷用上印信，城隍庙撞起钟鼓，与他赌咒！”荆堂尊道：“一派胡说。先问你个咆哮公堂。打嘴！”皂役过来，打了十个耳刮子。打得满口流红，须臾紫肿起来。茅拔茹哼哼说道：“毕竟锁是扭了，难说小的扭了不成？”荆县尊道：“这话犹为近理。”遂问谭绍闻道：“这扭锁的缘故，你从实说。”谭绍闻道：“茅拔茹班上戏子把戏箱寄在童生书房里。到后来戏子、戏主再不见来，因移在空院里一所屋子，寻了一家外来皮匠替他看守。不料这皮匠半夜偷跑，把锁扭坏。童生因把门用砖垒实。等他来了，料他欠童生银子连粮饭钱将及二百两，以实相告，必无异说。谁

④ 搐，犹束。

⑤ 五道神是迷信传说里的打路神。撞见五道神是一种吉兆，有五道神打路，就可以畅行无阻。

### 第三一回

知他反面无情，倒说童生盗他戏衣。童生祖父以来，书香相继，岂有做这事之理！”荆堂尊道：“你既是诗书旧家，如何与这一等人有来往，容他寄放戏箱呢？”谭绍闻无言可答，伏地不起。

荆堂尊道：“这宗事已前后了然。谭绍闻少年子弟，必是夏鼎撮合，将戏子与戏箱托与谭宅。后来与戏子做衣服，谭绍闻拿出一百四十几两银子自是真的，但不曾得这茅拔茹的话，如何悬空断的叫茅拔茹清还？”——茅拔茹连叩了几个头，口中唧噥道：“好爷！好爷！”——“谭绍闻你只得自认孟浪，白丢了这宗银子罢了。茅拔茹，你不还这宗银子，那戏衣也不用再提，何如？”茅拔茹道：“老爷明断极是。”荆堂尊笑道：“你假捏失单，原为这宗银子起见，今既不提，所以不一定再难为你。但你率领戏子，喝令打人，是何道理？”茅拔茹方欲争辩，将签已掷下六根，打了三十，打的皮开肉绽。又叫姓臧的戏子，说道：“你是个下贱仇人，竟敢行凶，王法难容。”抽下八根签，打了四十大板。打毕，着人押茅拔茹具领状领走戏箱，一面备文解回原籍，不许扰害地方。茅拔茹二人下堂去了。叫夏鼎递自新甘结，再犯倍愆，赌具当堂销毁。夏鼎下堂去了。又叫谭绍闻道：“你既系正经人家子弟，如何这样不肖？本该重处，怕与你考试违碍<sup>①</sup>，从宽免究。来春定赴义塾读书，如敢再有什么不守规矩之处，休怪本县反面无情。”谭绍闻磕头下去。荆公判毕，退堂回署。

谭绍闻下的堂来，出了角门，骨节都是软的，一步也走不动。王中挨着腋下，绍闻把头垂着，面无人色。夏鼎趋前说道：“我为你挨了二十五板，该怎样发付我呢？”王中道：“改日再说，这不是说话之地。”茅拔茹发话道：“不怕你使上钱，把官司翻了。讲不起，谭家是有钱的主子。”谭绍闻实也听不见，王中毫不睬他，一路搀回家去。



有诗赞县尊：

惩凶烛猾理盆冤<sup>⑦</sup>， 折狱<sup>⑧</sup>唯良只片言；  
若不教人称父母， 徇情贪贿累椿萱。

---

⑥ 违碍，指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旧日读书人，如身受国家刑法，童生不能参加考试，有功名的要黜革。

⑦ 盆冤，覆盆之冤。取意于覆盆之下，光亮不能入照。

⑧ 折狱，断决狱讼。语出《易·丰》。

## 第三二回

### 慧娘忧夫成郁症 王中爱主作逐人

却说王中揠定谭绍闻出的衙门，望家而走。街上有不认的，说道：“是谁家一个好看秀书生，有了甚事，在衙门吃官司？”有个认的谭绍闻的老者，年纪有五六十岁，对众人说道：“这是萧墙街谭乡绅的公子。老乡绅在世，为人最正经，一丝儿邪事也没有。轮着这公子时节，正经书儿不念，平白耽搁了自己功名。那年学院坐考祥符，亲口许他秀才，他才十二三岁。学院那日奖赏人，都是看他与娄进士家相公、邹贡士家儿子，个个夸奖，人人欢喜。如今小邹相公进了学，补了廪，还是女儿一般，不离书本儿。娄进士儿子已中了举。惟有这个相公，单单被一起人引坏了。可惜年轻没主意，将来只怕把产业都闹掉哩。”一个年轻的说：“山厚着哩，急切还放不倒。”老者道：“你经的事少。我眼见多少肥产厚业比谭家强儿倍，霎时灯消火灭，水尽鹅飞，做讨饭吃鬼哩。”众人都说老者说的是。这正是：

陈曲做酒， 老汉当家；  
司空见惯， 识见不差。

不说街坊评论。单说王中揠着少主人到了胡同口，王氏与孔蕙娘、冰梅、赵大儿都站在后门向东张望。德喜、双庆儿早飞跑到王氏跟前说：“回来了！”王氏看见王中揠着儿子，面无血

色，腿僵脚软，只当是当堂受屈，几乎把一家子吓的魂飞天外。慌问道：“怎样了？”王中道：“把那几个都打了一顿板子，剖断清楚。”

谭绍闻进后门，一家子都跟到楼上。王氏道：“谁知道官府是这样厉害。我叫德喜、双庆轮流打探，先说夏鼎挨了板子，又一回说那姓茅的也挨了，把我这心只如丢在凉水盆里。只怕你挨打哩。”绍闻道：“岂有我挨打的道理。只是我在一旁跪着，三分羞，七分怕。下的堂口，真正发了昏，再不知天地东西，高一步低一步走回来。”王氏道：“吃了饭不曾？”绍闻道：“并不知饥，如何吃饭？”王氏忙吩咐赵大儿厨下整饭。

绍闻先要茶吃。冰梅将兴官儿送与慧娘，撮上三盏茶来，递与母亲一杯，递与夫主一杯，又递与孔慧娘一杯。孔慧娘道：“茶热，怕兴官儿烧着，不吃罢。”绍闻又说了不几句官司话，只见慧娘把脸渐渐黄了，黄了又白了，也顾不的兴官儿，坐不住了，晕倒在地。王氏惊慌，急忙扶起。冰梅也顾不的兴官儿啼哭，抱住慧娘抚胸捶背。绍闻忙叫赵大儿泼姜汤。迟了一大会，慧娘渐渐闪眼。王氏问道：“你怎的？”慧娘道：“不知怎的，只觉眼黑。”又吐了几口清痰，方才过来。王氏接住兴官儿，叫冰梅、赵大儿就扶进内间床上睡下。王氏问道：“你在家有这病不曾？”慧娘道：“从来不曾。”绍闻道：“叫董橘泉撮一剂药来吃吃。”王氏瞅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他来咱家一年了，药是胡乱吃的么？”赵大儿端上姜汤来，慧娘呷了两口放下，说：“我不怎么，娘休要慌。”

原来慧娘在家做闺秀时，虽说不知外事，但他父亲与他叔叔，每日谨严笃躬，清白持家，是见惯的；父亲教训叔叔的话，也是听过的。今日于归谭宅，一向见丈夫做事不遵正道，心里暗自生气，又说不出。床第之间，时常婉言相劝，不见听信。今

日清晨起来，见丈夫上衙门打官司，芳魂早失却一半。一时德喜儿回来，说夏家挨了二十五板；一时双庆回来，探的茅拔茹也挨了三十板，娇怯胆儿只怕丈夫受了刑辱。及见丈夫回来那个样子，心中气恼。正经门第人家，却与那一班无赖之徒闹戏箱官司，心中委的难受。兼且单薄身体，半天不曾吃点饭儿，所以眩晕倒地。定了一会，吃了半杯茶儿，自己回房睡去。

这王氏也知晓儿子打官司不是美事，却不知那寄放戏箱，交游棍徒，并不是正经子弟可染毫末的事。心里只疑孔慧娘有了喜事。背地里还私问了几回月信，慧娘含羞不说，王氏一发疑成熊黑<sup>①</sup>。况且慧娘连日吐酸懒食，也有几分相似。王氏心中打算，以为指日含饴抱孙，连兴官是一对儿。一日，绍闻与母亲商量请医立方，王氏道：“偏您家好信那医生，不管是病不是病，开口就要吃药！”绍闻只得住了。

只见德喜儿拿了一个封儿，红签上写的“谭贤弟亲手秘展”。绍闻拆开，原是夏逢若着人送来的书儿：

敬启者：前与茅姓戏箱一词，愚兄遭此大辱，想贤弟亦所不忍也。目今蒙羞，难以出门，家中薪米俱空，上无以供菽水<sup>②</sup>，下无以杜交谪<sup>③</sup>。兼之债主日夜逼迫，愚兄以贤弟慨赐，已定期于明日楚结。万望贤弟念平日之好，怜目下无辜之刑，早为下颁，以济燃眉。嘱切！嘱切！此上

谭贤弟文右

忝<sup>④</sup>兄夏鼎叩具

外：盛大哥前日顺便过我，言指日为贤弟压惊，为我浇臀<sup>⑤</sup>，治酒相请，以春盛号王贤弟为陪客。可否往赴？乞赐回音。并及。

绍闻踌躇这宗银子。又想这是经王中许过，却该叫王中商

量，是可以明做的。遂叫王中到楼门前，说道：“前日承许你夏叔那宗银子，他今日写书来要，怎的与他送去？可惜今日手中无这宗项。”王中道：“任凭相公酌处罢。”绍闻道：“这话难讲。当初咱急了，你就请他去，亲口承许他。今日事已清白，咱一毫没事，就把他忘了，人情上如何过得去？即如不为咱的事挨打，朋情上也该周济他。”王中说：“我没敢说不给他。”绍闻道：“你那腔儿，我心上明白是不想给他的。”王中道：“相公休要屈人，我实没有不给他的意思。”绍闻道：“你既知该给他，但家中没有银子，你可以到街上，不拘那一家字号，就说是我说的，取他二十两银子，给了夏叔。若日后还不到时，就算揭的，每月与他三分行息。”王中道：“去问人家借银子，我伺候老太爷以来，并不曾开过这様口，我委实说不上来。”这句话颇中了绍闻之忌。兼且疑王中见新打罢官司，自己难以街上走动，故意儿拿捏。方欲开言，只见德喜拿了一幅全帖，跑着说着：“盛爷请哩。”绍闻接帖一看，上面写着：“明午一品候叙。恕不再速。愚兄希侨拜订。”德喜道：“来人在前院候回信，说请明日早到。”绍闻心中含怒，便答道：“我还不定去不去哩，说什么早晚！”王中便向德喜低声道：“你回复来人，说家中有事，明日未必去。”绍闻想起前日兑还赌账之情，又见王中有阻挠之意，激的恼了，厉声道：“喜儿，回来！你怎见得我明日不去？”

① 熊黑，在这里指怀孕。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：“下莞上簟，乃安斯寝。乃寝乃兴，乃占我梦。吉梦维何？维熊维黑，维虺维蛇。大人占之，维熊维黑，男子之祥；维虺维蛇，女子之祥。”后世遂把怀孕叫做熊黑虺蛇入梦。

② 菽水，指父母之养。取义于《礼记·檀弓》：“啜菽饮水尽其欢，斯之谓孝。”菽水，谓薄物。菽，豆类作物的总称。

③ 交谪，指妻子的谴责。

④ 忝，本作媿，把它加在称呼之前，用作自谦之词。这里是有意在开玩笑。

⑤ 浇臀，谓压惊、慰问。旧日把用财物酒食酬劳手艺人叫浇手，由此引申，把慰问受刑屁股挨打的人叫浇臀或洗臀。这是一句带有戏谑意味的话。

### 第三二回

我的家你都替我当了么？王中呀！我叫你街上问银子，你说从来未曾开过这样口，偏我面前，你是会开口的！”王中道：“大相公，委实这盛家、夏家我不想叫相公去，这也是真情。前日若不是与夏家有勾搭，怎的有了这场官司？大爷临归天时嘱咐的话，相公难道忘了么？不说书本儿渐次丢却，这几个人，那一个是正经人？相公近他，将来要吃大亏哩。”这句话已把绍闻激怒至十分。

咳！王中，你这一片忠心，把话说错了。看官，大凡做正经事体的人，听人道他的不是，便觉是至诚爱我的；做不肖事体的人，听人说着他的短处，便是犯了毛病。若说绍闻把这遗囑八个字忘了，他也不是土木形骸<sup>⑥</sup>。只因一向做事不好，猛然自己想起这八个字，心中极为不安；强放过去，硬不去想。他见了王中，早已是霍光参乘，害了汉宣帝芒背之病<sup>⑦</sup>。今日听了王中的话意，脸上发红，心中害羞。羞浅则忌，羞老则成怒。这也是世所常见，非独绍闻如此的。

绍闻怒极说道：“王中，你管教着我么？你是心里想出去哩。我做的原不成事，你要是看不过，你就出去。难说我该出去躲你不成？当日大爷许你的园子、鞋铺子，我不昧你的何如？”王中道：“我若心里想出去，我再不说这话。我不过是劝相公走正路，不负了大爷一场苦心。”绍闻厉声道：“我就天生的不是正经路上人，如今就是你把你大爷叫起来，儿大不由爷，他也管我不住。何况你一个家人！”王中道：“大相公，我大爷——”王氏见王中单管大爷长大爷短，忍不住插口道：“王中少说一句罢，你让大相公一句儿也好。”只这一个“让”字，又把绍闻心头之火扇起百丈，嚷道：“王中！王中！讲说不起，我也使不起你。你今日就出去！连你家老婆孩子一齐出去！你屋里东西我一件也不留你的，只以快走为妙。”

赵大儿听见赶他夫妻出门，急的号哭，跑向绍闻跟前说道：“大相公休与那不省事的一般见识。他说话撞头撞脑的，我没一日不劝他。理他做什么？”又向王中道：“你不会说话，夹住你那嘴！大相公读过《五经》《四书》，啥事不知道，何用你多说少道的。”王中满脸流泪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赵大儿又忙到王氏跟前，哭说道：“奶奶，你说一句话儿，把一天云雾都散了。”王氏道：“如今这一家子，我还管的上来么！”看来绍闻虽是年轻，若王氏有个道理，吆喝上几句，绍闻也就软下去。谁料这王氏推起活船来，几句话把一个谭绍闻真真的撮弄成了一个当家之主，越扶越醉，心中想到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把王中赶出去罢。”恨恨的说道：“王中！王中！你今日不出去，明日我就出去躲着你。”赵大儿哭向前道：“相公，饶了他罢，他知道了。”绍闻道：“别胡缠！快去收拾。你原没啥意思，我给你一串钱与你的女儿买嘴吃<sup>⑥</sup>。再要胡缠，连这一千钱也没了。”

却说慧娘在楼内听着，气了一个身软骨碎。走到门首，说道：“大儿，你还不叫王中去磕头去？”王中听见少主母吩咐，知是贤慧明白的人，忍不住泪如泉涌，走向绍闻面前，爬到地下磕头。赵大儿也跪下乱磕头道：“留下俺罢！俺出去就是该死的。”绍闻冷笑道：“二十亩园子，一座鞋铺子，也就够百十两了。到我明日过不上来时，还要帮光哩。”王氏道：“单单只等弄到这个田地，才是罢手，想是两口子把福享足了。”绍闻见母

⑥ 土木形骸，犹如说常人、草木之人。

⑦ 芒背之病，有所忌憚而心神不安。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：“（宣帝）谒见高庙，大将军光从驂乘，上内严憚之，若有芒刺在背。”霍光西汉平阳人，为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弟弟，汉昭帝时官大司马。昭帝死后，霍光废昌邑王刘贺，迎立宣帝。这时霍氏权势极重，宣帝有所忌憚。霍光死后，霍氏宗族悉被宣帝诛戮。

⑧ 豫语把买零食吃叫做买嘴吃。

### 第三二回

亲也是开交<sup>⑨</sup>的话，因说道：“斑鸠嫌树斑鸠起，树嫌斑鸠也是斑鸠起。我如今嫌你了，讲不起，你要走哩。跪一千年也不中用。天还早哩，你快去把放戏箱屋子打扫打扫，我叫宋禄把马移了。还有皮匠家现成的锅台，把米面菜薪都带的去。若是今晚不走，我如今就起身上丹徒去，好躲着你。”王氏见儿子说了一个走字，怕道：“王中呀，没有一百年不散的筵席，都起来罢，各自收拾去。”绍闻道：“少不得我自己去寻银子去。”到楼下换了一套衣服，掂出一千钱，丢与赵大儿。赵大儿也不拾，哭着向屋里收拾去。绍闻出门回头道：“我不算无情，休要自己延迟讨没趣。”

王中见母子说话没缝<sup>⑩</sup>，只得起来。不言不语，走到前厅，看见主人灵柩，这一痛非比寻常，爬到地下又不敢放声，只泪珠鼻液，湿透了一个方砖。

哑哭了一场，回到后院。只见双庆、德喜抬着一个箱子，老婆赵大儿抱着女儿，携着一个包袱，放起声来。王氏也觉恻然，说道：“好家好院，休要恁般哭，教邻居听的，是做啥哩。等他回来我劝他，当真就赶你两口子走了不成。”王中也毫无可言，走向楼门前与王氏磕了头。王氏见光景太不好看，落下几点泪来，说：“好好的就闹出这场事来。”冰梅泪如雨下，送了赵大儿一小包袱针线布帛东西。王中回头看见少主母在东楼门内，心中道：“好一个贤慧少主母。”向东楼门磕了一个头。这孔慧娘此时，直如一个痴人一般。

王中出的后门，只象醉汉，扶着墙走到小东院，现成的喂马草拿了一个，摊在放戏箱屋里，扑的睡倒。迟了一会，两个爨妇、双庆、德喜、邓祥、蔡湘，抬箱子，转包袱，运床移凳，送水缸，垒锅台，挤了一院子。也有说且耐着心的，也有说大相公就要叫回去的，也有说就不回去也够过的。王中惟会流泪而已。



晚上，赵大儿埋怨了半夜，王中直是哑子一般。正是：

从何处说起？ 向那个道来？

自己尚不解， 他人怎的猜。

---

⑨ 开交，绝交、散伙。

⑩ 说话没缝，犹如说没有商量余地。